



龍頭
評註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

16
1088
2



明和16
1088
卷2

如春在花紫栢老人石門文字禪序曰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春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私曰此語蓋有所出於紫栢老人前手然未之考也○戴益探春詩曰終日尋春不見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見詩格第八卷

六朝誦于第一卷建列
弘釋錄序中○唐詩訓

解第卷錢起詩曰祇
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註曰六朝謂是晉宋齊
梁陳也

永覺和尚禪餘外集卷二

侍者道順太冲錄

記

請方冊藏經記

諸佛慧命非文字也然托之文字以傳故善讀者化
文字為慧命不善讀者化慧命為文字雖曰化慧命
為文字而文字之存即慧命之存如春在花未殘
則春為未殘耳震且以文字寄慧命者三藏也六朝



下集下清原大難到對
如斯則亦時不樂十八
如春在花紫栢老人石門文字禪序曰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春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私曰此語蓋有所出於紫栢老人前手然未之考也○戴益探春詩曰終日尋春不見春杖藜踏破幾重雲歸來試把梅梢看春在枝頭已十分見詩格第八卷

禪餘外集卷二

傷
傷

譯經之局宋太宗太平

興國五年河中府沙門

法進請三藏法天譯經

于蒲津守臣表進上覽

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

譯事見佛祖統紀法蓮

通塞志

成祖明成祖永樂十八

年庚子旨刻大藏經板

二副見續釋氏替古畧

第三卷○明高祖刻藏

板事未考之

高祖大明太祖皇帝生於

初建都於元天行宮南

西運順王三月當北

成祖高祖

文自皇廟

所著華宗或問未有遠觀和尚招殃傳可并考之

作古註于第一卷諸祖道影傳贊序中

妖書之既會元續畧第二卷紫栢章中又謂妖書之事然未考妖書其為何事又雲爾湛然禪師

所著華宗或問未有遠觀和尚招殃傳可并考之

居於此用子六可賦此聖書

註怪星不并考之

禮儀外身卷二

以前諸經始至唯唐為最盛至宋而寢衰即譯經之

局僅一開而不能再至元則譯經之局弗開然藏板

流通尚不下二十餘副至今日則前板散失視元已

少十之九僅有南北二藏而已南板歷年既久字畫

寢沒且舛謬甚焉北板雖善於南而藏之禁中非奉

明旨誰敢問之夫僅僅千載之間而盛衰相懸若此

使再傳數百年之後則二板之存果可保乎二板既

不可保有再刻藏如高祖成祖者乎二祖不

再出則慧命無所寄矣誠思及此則大法垂滅已若

日之墜西歲之臨暮欲延慧命以待將來者可無數

百年之遠慮哉嘉靖間袁汾湖嘗憂之而力不能舉

萬曆間紫栢老人痛劇於衷乃與諸宰官往復較量

易梵帙以方冊以其價廉而功省易為流通使寒邦

僻邑皆得窺佛祖之秘謀甚善也第惜當日任事者

唯法本道開二師而已法本早已作古道開亦以病

隱去老人且以妖書之既竟至長逝而刻藏之緣遂

斷矣

單餘外集卷二

二

元

在

元

元

金湯前漢書蒯通傳曰
昔為金城湯池不可攻
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
喻沸熱不可斥

秦人下韓文第十四卷
申臣論曰若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
戚於其心

乃中阻後雖有繼之者率不得其人唯賴金壇諸金
湯稍續刻之然僅及十之六七又不知完局當在何
時也吾觀紫柏之悲心熱腸如惜命根如抹頭然而
後人乃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非徒無益且因以為
利焉人品之相懸何至此乎崇禎戊辰之春秀實居
士來荷山談及方冊藏經欣然願請之余乃以六月
八日冒暑踰嶺七月朔抵構杏楞嚴寺以暑毒抱病
甚劇半月而病差請經以歸至錢塘值海潮之變水

以萬計文選第八卷揚子雲封臘賦曰賈育之倫蒙有負羽披鎧而躍者以萬計
大水左傳桓公元年傳曰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申包胥史記伍子胥傳曰申包胥走秦生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
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
於稷○亦見左傳定公
四年傳

陸居民滔沒者以萬計而余舟獨脫於險則藏經之
力也然帆落水而舟幾覆者亦三矣舟至清湖山溪
亦湧漲平陸成江者七日及水落則路崩橋折涉者
往往遭溺至八月十七日始還富沙居士一見喜甚
而不能言蓋余未歸前數日有傳余病劇者又聞浙
中大水之災滔沒甚衆故居士一見如隔世再逢喜
可知也嗚呼斯藏詎可容易哉紫柏如申包胥號泣
秦廷苦心血淚積數十年之久始克就此而居士慄

揮金此語見文選第二

十一卷張景陽詠史詩其註曰揮散也

萬死一生文選第四十

一卷司馬子長報任少

卿書曰夫人臣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以奇矣○又見

史記陳餘傳○又見後

漢書耿恭傳耿恭傳附

耿恭傳中

精義入神易繫辭下篇

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勝國註于第一卷送本

立上人歸山序中

慨揮金余則出萬死一生以獲斯藏斯藏詎可容易哉後之觀斯藏者倘能由誦讀而精義由精義而入神由入神而致用度幾不負刻者請者之勤勞而諸佛慧命且藉是而輝映於不窮耳是為記

重修聖泉巖記

永德辰

潭邑之南鮮巨利利之著者唯聖泉乃唐劉大師卓錫處也大師嘗遊此山以錫卓石泉隨錫漏鄉人異之遂為立菴嗣是代有興廢邈不可稽勝國之季僧

普德拓而大之稍如叢林之制立田百畝有奇迨國朝正德間斗峰僧道出来主院事通縣奉部徵取田入官而存者無幾矣續有徒德勝繼之遂克大振其業重創大殿禪堂大室三門視舊制倍之時當嘉靖七年也至三十年建橋九間於山之麓復甃石路自橋直抵於庵其水鉢之餘仍立田以克香膳勝公沒甲乙住持內外恒數百指至天啓初屋復老朽眾僧欣然各殫其力若大殿若禪堂若大室皆更新之

奉部徵書言故事第一

卷有為親奉徵故事其

註曰徵詔書古以木為

書長一尺二寸

重創論語憲問篇有草

創之字其註曰草畧

也創造也

普德拓而大之稍如叢林之制立田百畝有奇迨國朝正德間斗峰僧道出来主院事通縣奉部徵取田入官而存者無幾矣續有徒德勝繼之遂克大振其業重創大殿禪堂大室三門視舊制倍之時當嘉靖七年也至三十年建橋九間於山之麓復甃石路自橋直抵於庵其水鉢之餘仍立田以克香膳勝公沒甲乙住持內外恒數百指至天啓初屋復老朽眾僧欣然各殫其力若大殿若禪堂若大室皆更新之

祝融禮記月令篇曰孟

夏之月其神祝融註曰

顓頊之子名黎火官之

臣

鞠為茂草詩小弁篇曰

鞠今周道鞠為茂草註

曰鞠窮

毫石文選第二十九卷

張子手四愁詩序曰又

多豪右兼之家註曰

豪右大家也又曰豪謂

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

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

兼也

矢志論語維也篇曰未

子夫之註曰夫誓也

大故字彙故字註曰大故喪事也

奏績書益稷篇曰帝不

畀厥職同非奏罔功

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次等宣王說之廩食以

數百人宣王死潛王立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曰韓昭侯曰吹竽者

衆吾

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

曰一一而聽之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

云乎哉是為記

荷山菴記

荷山古刹也弘治間為祝融氏所廢厥後金地鞠為

茂草福產沒於毫石蓋有年矣逮天啓初里人見泉

徐居士及厥嗣柞等咸皈心佛乘矢志淨邦徘徊舊

址不覺愴然乃續其地而重創之由是寶殿聳空危

樓礙日禪房映月丈室兩化金軀晃耀於中天香騰

氤氳於法界且贖山以廣樵采之地立田以克香膳

兩化孟子盡心上篇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或曰化字者花字之意乎

有永書高宗彤日篇曰降年有永有永

之需法物供器無不畢備經始於天啓壬戌畢功於

崇禎戊辰功甫畢見泉公遂及大故諸子懼歲月迅

馳人心巨測謀貞之石以垂有永乃徵記於余余惟

建安古稱法窟勝利相望然皆集眾緣以奏績未有

獨任而獨成者今公介然其力化棘林為寶坊現聖

像於幽谷其施可謂鉅其功可謂宏矣嗚呼施者固

難受者不易後之居此食此亦思何以報德乎若能

體公之心而不愧佛之教遵佛之教而不負公之心

體公之心而不愧佛之教遵佛之教而不負公之心

自南五嶽公十六年

神錄外集卷二

三

自律左傳哀公十六年
傳曰嗚呼哀哉尼父無
自律註曰律法也

則公於僧為金城僧於公為法筏非弗休歟其或監
竿緇侶不循清檢虛靈施利罔念前功則滴水粒米
何非鐵丸銅汁哉法戒凜然聖言不妄凡我後人確
宜自律是為記

重建龍頭庵記

東峰之東有山矯首雲端如躍如飛者龍頭山也山
之上土演而沃林蒼而密中有朱楹畫棟崢嶸于晴
嵐夕暉之間者龍頭庵也庵之立不知助於何年至

矯首此語見楚辭涉語
思玄賦亦陶淵明歸去
來辭註曰矯舉也
牧者指之杜牧之清明
詩曰借問漁家何處有
牧童遙指杏花村見千家詩

三門蘭若見釋氏要覽在處篇

德風論語顏淵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國朝已湮沒於荒草涼煙無可復識嘉靖己亥江右
僧德讓尋挂錫之地得牧者指之因獲遺址檀越江
君等遂施其地乃結茅以居凡數載適江坑仙庵既
廢眾檀議移舊殿於此續創兩廊三門僅成蘭若仍
化立田若干以為香燈之需無何讓公遷化諸檀請
斗峰僧德日繼治其業日公德風四被善緣日集思
成廣大之規乃請本師天真和尚主緣吏部李公默
為之外護不期年而大殿禪堂兩廊三門皆更新之

備嘗辛苦註于第一卷

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序

香積寺廚謂香積是本

乎維摩經香積佛品之

說而言也

如日之升詩小雅天保

篇曰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註曰恒強升出也

雙瞳如漆晉杜義王羲

之目之曰膚如凝脂睛

如點漆神仙人也見韻

瑞續釋氏替古畧第

二卷原璞禪師傳曰生

即伏犀貫頂目炯炯如

點漆

莊眾以嚴論語衛靈公篇曰莊以莊之註曰莊臨也

木末之光此語當與第一卷洞上古轍序曰桑榆殘景故事并考

時當嘉靖庚戌也及日公示寂厥嗣弗守其業至萬曆丙子乃請僧明嵩居之嵩公當衰杏之餘極力砥礪備嘗辛苦復得徒真玉輔之遂克大振其業於萬曆壬寅改創方丈齋堂及雲廚庫司等仍增之山林田產凡若干由是棟宇之宏麗香積之富饒推為一方法苑之冠繼而玉公以中年遽沒幸有孫性乘能世之故如日之升方進而未已也今嵩公年已八十有四而精力之爽健不減少壯脊梁如鐵雙瞳如漆

莊眾以嚴論語衛靈公篇曰莊以莊之註曰莊臨也

木末之光此語當與第一卷洞上古轍序曰桑榆殘景故事并考

莊眾以嚴律已以約至千好善樂施尤其天性蓋亦僧中之傑然者也茲公懼木末之光未能有幾而興替之本末創守之艱難不可以無記也乃請余為述其略用以永垂來鑑云

重建黃梅山靈源庵記

建州出東郊遡流而上幾五十里為南源源之窮有山巋然出雲者黃梅山也中建庵曰靈源自唐信宗乾符二年乙未杭沙門淨海始卜築于茲海實出于

巋然文選第十一卷會靈光殿賦序註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又註曰巋然高大堅固貌也

棟宇將撓易大過卦曰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勢難久仍此語者本於
論語先進篇曰仍舊而
革而新之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黃梅五祖之嗣故以黃梅名山志不忘所自云厥後
歷宋歷元歲久傾圮迨國朝洪武五年壬子比丘覺
明復募眾建菴以居正德元年僧慧海別構丈室三
間嘉靖己亥郡主錢公召僧圓淨住持以本境五里
四水歸流之地悉給本菴梵修至萬曆某年屬前僧
遷化里中耆德僉請僧真能主之能斗峰天真禪師
之五世孫也儉朴精勤垂二十秋遂克大振其業及
見棟宇將撓勢難久仍乃鳩工聚材革而新之中為

大有逕庭莊子逍遙篇
曰大有逕庭不近人情

金剛圖如第一卷古梅
禪師語錄跋中所註也

大殿前為三門左為香積右為客寮或爽而為樓或
密而為室唯丈室三間尚存慧海之舊經始于天啓
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于其年某月某日且是役也不咨
眾謀不藉羣力獨取辦于一已而規制之恢宏視
大有逕庭亦可謂難矣丁卯之冬余應大雲之請道
過黃梅住僧固請為紀其事余惟黃梅之居高且廣
矣黃梅之產富且腴矣師之所遺弟之所受止于此
而已耶昔者黃梅五祖以金剛圖籠罩天下末後唯

盧行者指六祖而言之見法寶增經等書

一盧行者能奪其圈而用之至于今是賴爾後人若能于盧行者用處鑽研得入則黃梅一脈庶幾不墜而今自重建之功亦庶幾不唐捐云

淨名菴記

楚石居士家居錦江之上讀孔氏之書修孔氏之業行將曳履文石讀秘本天者也乃其風致疑遠迴然有出塵之趣早歲築庵於巴嶺之陽踞轉山迴谷深雲密居士時遊覽其間其中同二三緇流或禪或誦

曳履文石排韻氏族第二卷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補南昌尉願一登文石之階陟丹墀之塗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夫變姓為吳市門卒人傳以為仙本出前漢書梅福傳○西京雜記引成子有文投以文石吞之遂為儒後成子病吐出文石以投五鹿充宗又為碩學見韻瑞讀秘本天六典內閣司舍唯祕閣最宏壯宮殿高敞謂之木天見韻瑞并事文類聚新集第二十九卷○書言故事第八卷有畫讀祕閣書故事可并按焉

自影莊子漁父篇曰處陰以休影影離以息迹○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迹而畏其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跡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跡自絕矣日用明理可坐運斯道見禪門實訓上卷 喫緊此語見禪門實訓第二章之註也大全曰喫緊猶裕言著急

居士行善心不二法門不思議之本此等語皆本乎維摩經而言焉

橫心 列子黃帝篇曰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欲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欲註曰橫縱也○紫栢老人石門文字禪序曰橫心所見橫口所言借座燈王見維摩經不思議品 取飯香積又見維摩經香積佛品 作出世行持聞谷大師至潭乃為命名曰淨名因為之記居士來鼓山出此記示余余讀大師記其喫緊處欲渠學居士行具菩薩心深入不二法門以臻于不思議之本今試思居士行從何處學菩薩心從何處具不二法門從何處入要之欲學居士行必先具菩薩心欲具菩薩心必先入不二門能入不二門則橫心所發無非菩薩之心橫身所作無非菩薩之行即極之至于借座燈明取飯香積種種不思議事又

孰有出此不一者乎然此不一門畢竟從何處入咄

重興開元寺尊勝閣記

開元之有尊勝蓋昉于黃氏之桑蓮云按志唐垂拱二年州長者黃守恭晝夢僧乞其地為寺守恭曰必須樹產白蓮乃可僧喜謝忽失所在見千手眼菩薩騰空而去越二日園中桑果產白蓮守恭即產蓮處建尊勝院延匡護大師居之有司以瑞聞勅建蓮華寺後寺號屢更至開元二十六年始易今名寺之居

緡紳註于陳瑨序中

於周為聚於漢為沛愚按周之衰者根乎聚也漢之興者本於沛也故曰聚以沛而形容衰興二字者乎○史記周本紀曰昔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卽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殺之與止之莫吉卜議其聚而歲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聚在積而往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聚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禱而譏之聚化為女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厥孤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

廣至一百二十院而尊勝其肇基也熙寧間僧本觀建大悲閣於其中紹興中災後更生者六葺創卑陋不稱至慶曆四年僧法暄改作新殿郡緡紳梁克俊李訖實公贊之至正丁酉災成僧法持重建嘉靖間廢盡為告給者所有矣崇禎五年壬申寺僧戒煌思本源之地不可不復乃捐衣鉢贖其故地郡刺史叔閣陳公為主緣繇是眾緣輻輳更創傑閣上奉西方三大聖而環周小屋以便居守越乙亥冬始生成

釋詩云
五穀不升曰
大侵即古曰
侵謂薄陽
氣相侵漸
以成災祥也

大侵左傳昭公十五年
傳曰吾見赤黑之侵
圓機活法雲類曰周禮
保章氏以五物辨吉凶
水旱豐穰之侵界澤二
至一分觀雲氣青白
喪赤兵荒黑水董蘇豐

分衛名義集第七卷曰
梵語分衛此曰乞食
僧祇律云乞食分施僧尼衛
護令修道業故云分衛
陶士礼且号注有唐氏
上陶謂陶器之故謂之陶

左傳云
楚子成章
華之宮
頤子諸
楚居之
宮室
成章之為
注居
屈辱
為駭曰

為自逸之計一以懲禪學之敝一亦耻與此輩同稱
知識也因來餘杭之西舍得片地可居乃黃氏山也
及詢之黃氏則皆醇醇儒生有長者風遂樂捐其地
五畝乃卜日闢土為基陶土為瓦鳩工聚材首事於
戊寅之八月落成於明秋之九月及辛巳歲當大侵
菴中數十人分衛實難適建州有書來請遂移錫返
闕而茲室則付之智慈以奉香火有術者告余曰茲
地不可居余曰何也術者曰凡居者宜向南今向北

注居之
宮室
成章之為
注居
屈辱
為駭曰

則無光明發越之意凡居者宜有對今無對則無知
遇接引之人以是一者不宜居余曰誠如子言但願
居者為何人耳功名之士志在功名則必重知遇希
發越若緇衣禪侶棄俗入山其守寒寂又何取於此
今居此者但能灰頭土面分衛自給寧求向晦毋求
向明寧求自立毋求世寵則于斯道其或庶幾因為
之記用以垂誠來者云

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沈槐庭居士歸西記

系善詩照民篇曰仲山

甫之德系嘉維則註曰

嘉義○論語季氏篇曰

友善樂

參耆謂人參與黃耆也

見本草綱目第十二卷

黃口家語六本篇曰孔

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

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

雀獨不得何也羅雀曰

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

貪食而易得○又見書

言故事第二卷

說食當與第一卷送洪

禪入參方序曰王膳則看

唯○此三必慎唯謹 注 方外之唯之連實語之詩終之文又論語仁篇 唯者語之連不無疑者

潭邑之東有槐庭居士沈公柔善而寡力且少未嘗
習儒故不能窮梵經譚諦理人多以其弱而少智忽
之一日從余學佛問進修之法余曰察公賦質惟修
念佛三昧必得實效公問別有法過於此否余曰藥
陳萬品治病為先若藥病不相應雖日投之參耆何
益乎公唯唯遂決志淨土持佛弗怠時有黃口禪和
播弄唇舌多有為所惑亂者惟公確守弗易且曰說
食豈能飽耶後二十年丁丑春余居杭州真寂聞公

極音亦持說又手持念珠也
所依居如虛歎又疑
噫言沙声破老子午二時終日
喉而噫不噫注氣逆
潛語大集何云潛言中
淚注淚下

於舊冬十一月得病自擇日曰廿六日廿五日其行矣
是日晨刻本立上人來問疾公一見咲曰望師久矣
將何以助吾行乎本立曰廿年來用的功夫全在今
日公還受用得否公舉起數珠云正好著力遂呼諸
子掖出正寢設香案佛像挺然危坐時諸親友皆來
會達宇居士呼曰槐庭生死關頭切不可為恩愛所
縛公曰屢蒙究竟令得受用但無以報道愛遂舉手
謝之光宇居士忽作呼聲公顧曰頃諸子潛然下淚

頂門如多語經要集第
十九卷送終部之受生
緣中曰造善之人從下
冷觸至臍已上履氣後
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
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
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
至腰熱氣後盡者生於
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
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
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
學之人濕繫者或在
燈或在夏也○此事又
見法苑珠林百十六卷
旌之左傳倍公二十四
年傳曰且旌善人註曰旌表也
五箇金經 圭峰疏三儒則旌表則同 元照記云儒中國家旌表則同 旌表旌表旌表旌表旌表

公叱之遂屏退妻子但捏數珠念佛自辰至午諸親
友皆環遶念佛有聞天樂聲者忽曰時至矣吾行也
乃舉手當胸別眾長往移時頂門如炙停龕三日顏
色如生合邑縉紳士庶罔不噴嘆希有邑侯沈公特
旌之余惟世之英雄豪傑有力而多智者其進修此
道亦疲精于末路則分志于他技能精修不倦用志
不分直往蓮邦如公者能有幾乎乃公竟以弱而少
智得之然則謂公為弱而少智可乎是世之稱大力

公若莊子秋水篇曰聞道百以餘莫已者我之謂也○彼已若與此公若筆法相似

慈山大師續釋氏譜古
又第三卷曰慈山大師
諱德清恢弘那羅延屈
興復曹溪道場註有楞
嚴通議法華通議楞伽
記圓覺解金剛決疑道
德南華等註行於世○
博山剩錄第五卷有塔
慈山大師乞壽昌塔銘
畫河并披焉
林帶書言故事第卷
曰望入詔畧曰幸勿帶
芥司馬相如上林賦楚
有七澤其一曰雲夢方
九百里吞芳雲漢齋八

量大智慧者亦莫有公若也余恐其事久而湮沒故
詳記之以傳諸後云

無明和尚行業記

某於萬曆丁巳秋九月懷香入方丈請行實先師為
手述一篇凡六百餘言明年春先師遷化某因作行
業鶴林二記時忌者紛然遂不敢出本立上人得而
藏之後執事者請塔銘於慈山大師述先師入道機
緣率多失實胸中殊芥帶公夏來劍州寶善本立上

九其餘骨中魯不帶芥
賈誼傳細故葉芥何足
以疑○愚按司馬相如
語見選第七卷子虛
賦中書言故事曰上林
賦者不可也

浩然之氣此說見孟子
公孫丑上益若非細觀
孟子所說不易解故不
煩贅此天地間性天流行自

上清圓機活法第六卷
曰上清宮在廣信府龍
虎山張道陵繪道處屢
朝有封木朝如封真人子孫襲爵焉又見勅物紀原第七卷

天際真人之想愚按諸書中有云天外真人之想云天際真人之想等語未詳其義

蘊空忠禪師私曰今由此文與第一卷無異大師語錄集要序而觀之則忠禪師以爲虛白文載
權師的嗣也若由會元續要則以忠禪師列小山宗書禪師去嗣也未知如此不同者何故耶
金剛四句偈古今就四句多異說當以永覺夏疏說爲正
傳大士頌此載金剛經集解身心蕩然楞嚴經第三卷曰身心蕩然淨無罣碍

草 許云切音董 幸身之
薛子之問生親則云過分實唯
不酒飲不若草數月其若
此則可以爲高子

人以舊稿至其讀之潛然乃再定而行之夫此稿藏
之笥中已二十七年行之乃在今日豈真果不容掩
耶抑斯文顯晦亦自有時也崇禎癸未秋八月中秋
日識於寶善堂

師諱慧經字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生而穎異智種
夙彰九歲入鄉較問其師曰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
無以應年十八遊上清慨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棄
筆硯欲卜隱而未果年二十一寓新城之洵溪偶過

居士舍見案頭有金剛經閱之如獲故物輒踴躍不
自禁士曰汝見甚麼道理乃爾師曰吾見其功德果
如虛空不可量士大驚曰子若出家必爲天人師師
於是日即斷葷酒決出世志時邑有蘊空忠禪師佩
虛白老人密印隱於廩山師往從之執侍三載柔退
緘默喜怒不形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士
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忽覺身心蕩然因述
偈有本來無一字遍界放光明之句後益披尋梵典

此則可以爲高子

愈增迷悶 楞嚴經第二

卷曰重增迷悶

興善真會元第三卷京

北興善寺惟寬禪師章

曰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

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

好山何曾達道

請益 禮曲禮上曰請益見

起注 再向于盡云二經

曰字 隱度其辭 曰授

曰口占占則

默符心得自謂泰然矣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經義甚快廩山聞之曰宗眼不明非為究竟師遽問如何是宗眼山拂衣而起心甚疑之繼得五燈會元讀之見諸祖悟門茫然自失思前所得總皆不似乃請益於山山曰老僧實不知汝但自看取由是愈增迷悶晝夜兀兀然若無聞見者眾咸謂師患癡矣九八閱月一日見僧問興善寬曰如何是道寬曰大好山疑情益急忽豁然朗悟如夢初醒信口占偈曰欲參無

承銀禪會元黃龍南禪師章曰藥承銀徒可託入殿則流去

形影相用 李令伯陳情表曰榮榮子立形影相用見古文真寶後集

珪禪師會元第二卷曰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戒戒諫開居寺有窻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去首盧於嶽之雁場一日有異人窻冠袴補而至從者極多輕狀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何為而至彼曰師察識我相師曰吾觀佛與眾生等五三三之宣分別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自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手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妙是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詐知師有廣大之智辨手願授戒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莊珠止求師戒我身為阿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爐正元

上喜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疏出祖師關入方丈通所悟山曰悟即不無却要受用得著不然恐祇是承銀禪也時年二十有四冬辭廩山結茅於我峰茲山林密幽險虎豹縱橫人跡罕至師孑然獨居形影相弔食弗克則雜樹葉野菜啖之嘗大雪封路竟絕食者數日一夕山境喧其聲若崖崩林谷震動俄若眾馬爭馳直抵庵後師不覺驚起因憶廩山之囑乃曰小境尚動況生死乎即起

曰汝五戒若能奉持
即應曰能不能即曰
曰謹受教

聖人無死地老子經第
五十五章曰蓋聞善攝生
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

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
容其及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焉

前三後三見碧巖集第
三十五則

如不勝衣淮南子泥論
訓曰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心

然燈信手拈會元一卷閱之正值珪禪師為嶽神受

戒章珪謂嶽神曰汝能害空與汝乎勿爾然無畏山

境遂寂乃曰聖人無死地今日果然迷惘呈廩山曰

透徹乾坤向上關骨毛不與眼相參聖凡生死俱拋

却管甚前二與後二廩山曰此子見地超曠他日弘

揚佛祖之道吾不如也向未離髮或勸之師曰待其

僧相乃爾至夏始請廩山到峩峰薙落受具師生而

孱弱如不勝衣及往山且暮百丈之風不顧形骸極

不出心

力砥礪書則鑿山開田不憚勞苦夜則柴門不掩獨

行岡上迄五鼓始息率以為常至萬曆戊戌歲眾鄉

紳請師住寶方時師年五十有一也師自住峩峰足

不下山者二十八載至是因應寶方之請乃先到廩

山掃塔始入院師之住寶方也雖臨廣東不以師道

自居日率眾開田齋甫畢已荷鑿先之矣時有志於

禪者日漸集庚子春師自未及遍參為歎乃西登

匡廬溯流上武昌歷荆襄復北走中原訪無言宗主

無言宗主嵩山少林無
言正道禪師傳見會元
續畧第一卷少室潤禪
師法嗣○宗主說見釋
氏要覽稱謂篇

揚謙書言故事第六卷
曰謝入降屈云仰厚揚
謙謙尤易謙卦謙尊而
光卑下不可踰无不利
揚謙註曰揚施也言能
揮布其謙以接物
瑞峯寺代州東臺瑞
峯和尚傳見會元續香
第四卷
臨濟玄沙趙州此三則
如實所云不妄筆之

於少林主大賞識之遂留過夏每見當道揚謙推譽
故與道劉公以煥司理熊公尚文等爭延禮之尋歸
明年復東遊兩浙泛三吳乃北渡江抵五臺訪瑞峰
老人於宰殺溝師問曰某甲數千里來特請和尚決
疑峰曰疑個甚麼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
個甚麼峰曰向汝道無多子又問甚麼師曰玄沙謂
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曰大抵
玄沙亦未徹在師曰趙州勘破婆子那裏是勘破處

醍醐出乎乳此說本出
自南本涅槃經第八卷

焦面王未考所出
容錄第二十八則亦眾
云不挂寸絲底人正是
裸形外道不鬻粒米底
漢斯歸焦面鬼王

峰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曰雖然如是請和尚領
出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師即禮拜後峰轉語頌頌
臨濟曰醍醐上味出乎乳一滴撈中總不成三十棒
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須靈雲曰敢保老兄未
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頌
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鑿穿難量到
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大賞識之看王相
得有如舊識久居之下臺山入燕都講肆宗席靡不

達觀禪師謂紫栢老人

禪外集卷二

遍歷時達觀禪師寓西山師往訪之中途遇一僧舉
 觀乾身板頌師遠返曰已相見了也至是師之心亦
 供遊矣乃旋寶方癸卯始開堂時眾謂師必嗣少林
 或臺山及片香拈出乃嗣廩山眾心大服時舉弟子
 元來為第一座師資雅合玄唱玄提四方聞風而至
 者絡繹於道挂塔常數千指乙巳重創寶方戊申春
 建陽傳震南刺史及趙湛虛文學等請師就董嚴開
 堂結制聽法者幾千人冬回寶方明年春遷壽昌

刺史文學身動物紀原
卷一

壽昌故西也來禪師道場也未臨滅遺識云壽昌好

牧牛西也再來遊至是荆榛滿自敗屋數椽而已及

眾請師至適與眾同鄉且同姓人咸謂師為西也再

來云師居敗屋日中率眾開田一如寶方未嘗少倦

數載之間重創一新莊嚴偉麗甲於江右叢林所宜

有者悉備焉仍別創菴二十餘所以居廣眾丁巳臘

月七日脫身田中歸忽謂眾曰田中之事汝等善為

之老僧不復砌石也眾愕然十八日示微恙除夕猶

禪外集卷二

卅

激裁論語子路篇第二

十一章註曰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

多術孟子告子下篇曰

望崖而退莊子山水篇

曰市陶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

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

往而不知其所窮遂君

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

矣○私曰君者謂曾侯

也

隨叩而應禮記學記篇曰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

以少者則小鳴叩之以

多者則大鳴待其從容

然後盡其聲不蓋其問者

反此皆進學之道也

再造之功唐郭子儀贊

曰國家再造附杜甫詩

曰此行收遺恨風俗左

再造見韻瑞

我眉李白登我眉山詩

曰蜀國多仙山我眉趣

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

安可遂見勒文類聚前

集第十四卷

家海報卷
家內王都有中
諸侯四面處之
故曰家內
又事死三系
海王有卷內也

神會外集卷二

負薪茶毘之其施教也縱奪無方激裁多術賢愚咸

獲其益中參講則單提祖令橫掃異蹤屹然如銀

山鐵壁學者多望崖而退故說法四十餘年未嘗輕

有印可生平偈頌隨叩而應不落思議雖色澤未敷

而識者爭寶之鄧潛谷徵君見師山居偈擊節嘆賞

曰何期頗老得飲醍醐湯海若詞部見師答問即命

工鐫行稱爲能道人再至由是一時縉紳先生翕然

皈依益王嚮師道風亦屢遣存問師降誕於嘉靖

初年

戊申三月念五日辰時示寂於萬曆戊午正月十七
日未時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六是冬建塔於
本寺方丈門弟子千有餘人惟元來開法於博山語
錄二卷其行於世竊惟明興以來知解教戒之學
幾遍寰海而西來一脉至有老死而不聞其名者吾
師挺生茲會紹前緒於既墜破次暗而重輝法眼圓
明幾華日在師於法門有再造之功焉且其孤風峻
節若雪中我首其強忍精進若乾行弗息上下千載

神會外集卷二

廿一

大智謂百丈大智禪師

也

鶴樹神庭事苑第三卷

曰涅槃經爾時世尊安

羅林下寢臥寶於其

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

聲於定時頃便般涅槃

入涅槃已其少羅林東

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

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

林蓋陽架其樹即時燃

變白檀如白雲葉花果皮

幹悉皆爆烈陸落漸漸

枯悴摧折無餘○巨安

十玄談曰鶴樹終談理

未安見禪門諸祖偈頌

見離婁下篇

非敢阿其所好

孟子曰予未得窮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註曰私猶竊也私也

孟子曰汗不至阿其所好見公孫丑上篇

寥寥罕儷大智之後一人而已今師鶴樹譚終芳躅

日遠後世因聞何由私淑况西來慧命僅此一線可

令其湮沒不傳乎用是不揣庸鄙述其梗概非敢阿

其所好也是為記

無明和尚鶴林記

萬曆丁巳臘月七日晚師自田中歸謂眾曰田中之

事汝等善為之老僧不復能劬石也眾愕然十八日

示微恙身熱而痰甚除夕例當上堂眾以師弗安不

敢請師自命侍者挂牌某驚趨入方丈曰和尚弗安

大衆不敢煩起居師曰有始者必有終子知之乎上

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嘗

親磕著切須綿密作功夫從上諸祖莫不如是者歸

宗會下有僧夜大叫曰我太悟也次日歸宗上堂曰

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原是女人做歸

宗遂休去若論歸宗乃馬祖下八十餘身善知識之

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般田地怎肯許他大

有始者必有終揚子法
言君子篇曰有生者必
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
然之道也

歸宗此語見會元第四
卷五臺山智通禪師章

人師稱夫之母曰姑又父之好
曰姑見子推

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原是女人做歸宗遂休去若論歸宗乃馬祖下八十餘身善知識之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般田地怎肯許他大

精神烟烟古之真寶齋
集第七卷高軒過註曰
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
烟烟貫當中註曰元氣
精英烟烟光明貫于心

衆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覆細看是個甚麼道理
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高沒交涉此是老
僧最後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猶上殿祝
聖初三日有以藥進者師笑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
至八日遂止藥食唯飲沸湯醫者曰和尚脉絕已數
日矣而精神烟烟如無恙殆未可以常情測也十二
日作寶方遺囑答董巖書曰山野自戊申歲領潭城
緇素惠愛感荷不勝今復叨錫雅名區區薄德不遑

興陽此語見會元第十

四卷
今西地亦山紅輪焉有焉
聖耶有名無實總論之一切
方法言說分別非立理竟
如幻即空也以此看一編再
離海底栽花等類則

趨命蓋佛祖利生總為那邊事故興陽部在大陽不
安太陽躬勸問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個
泡幻太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個泡幻剖曰此
即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麼生剖曰匝地紅輪秀海
底不栽花陽曰且喜汝惺惺耶剖吐曰將謂我忘却
竟爾趨寂居士等若於茲舉印已真參到海底不栽
花境界即與那邊相應庶不辜垂愛之至矣十三日
作壽昌遺囑仍書偈令送博山偈曰吾道五十年大

泉大道公傳遇上座問曰野溪不
會即亦狂狂作麼見會元十三

智度論云六山三種忍一專生
忍二無生法忍謂善住於無生
法忍可忍亦不動不退是
名無生法忍

安住常寂滅光 涅槃經

第二卷曰我今當令一
切眾生及我諸子四部
之眾悉皆安住秘密藏
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
入於涅槃何等名爲秘
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
若五則不成伊縱亦不成

聞不合元來亂統之分付諸方為痛責相逢復爾重

加錐十五日身不復熱痰亦不作猶起示眾曰人生

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咲破無生法亦自然業識

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

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妙差別門

庭七方八便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下座復作別諸

檀護書十六日分付茶毘禮大衆請留全身不許時

有僧請偈書曰不成句豈為法天地非似佛祖難合

旋 尤律定公三手通注小便也

十七日覺背痛僧有為師拊背者泣曰某甲緣淺不
得久事和尚師出曰然子女但勤護正念即為承事
老僧亦勤承事恒沙諸佛何用作兒女態耶旋取水
自嗽口洗面拭身曰去後不必再浴徒費常住薪水
未刻跌坐索筆題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而化茶毘
火光五色頂骨及諸齒俱不壞初師之示疾也日猶
強起不食者九十餘日而所作遺囑及諸書悉手書
之問疾者屢滿門外侍者多止之師不許悉召見諄

筆力通勁圓機活法第
十八卷草書類曰履真
卿善草書筆力通境世
寶傳之
十年所矣書君爽篇曰
多歷年所注所解也
又定五十二卷才平七葉引以
註註所數也

諄勸勉唯其真參實悟音參為期或求法語或求偈頌或
請益音益公案其應如響無有倦色及臨終手作數字筆
力通勁勢欲飛舞猶為特異音特異云嗚呼其自音自成中謁師
於董巖於茲十年所矣深羈塵網未及頓出去歲始
依座下音依座下未周一白遂有鶴林之悲音悲障溪綠淺嗚呼痛
哉然音然涅槃一會親瞻勝瑞始知大善知識生死關頭
灑落自在如此則又未可謂不幸也焚香掃素謹記
之以傳諸後

